

【我读我思】

这个社会会好吗

□明东(国企职工)

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带来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近几年,人们生活条件显著改善,同时也出现了众多的社会问题:食品安全、饮水安全、空气与环境污染、关系与人情社会、官员贪腐、城管暴力、社会戾气滋生、信任危机、道德缺失等等。人们难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这个社会怎么了?熊培云的著作《这个社会会好吗》,是疑问,也是期待,从另一个角度引人深思。

作为一个70后,我亲身经历了近30年间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大转型。小时候是被动接受,现已年届不惑,具备了一定社会阅历和生活基础,开始建立一定程度的独立意识。我也试图找到答案:这个社会会好吗?

于本世纪之初参加工作,国家进行毕业分配体制改革,自主选择成为主流。那时正是关系时代的高峰期,拼爹拼关系,占据权力资源的父母早早为孩子谋好出路。草根出身的孩子,没有背景,

没有资源,只能挤人才市场,成为名义上所谓的“人才”。我父亲是老转业军人,老党员,几乎一生接受正统组织教育,但没有任何社会资源可用,而且时常教育孩子:听国家安排,不给国家添麻烦,自己要有担当,不要靠关系,要靠自己。这些话影响了我们当时的处境,注定不可能有好的基础,但另一个方面,也坚定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自主独立意识,虽然过程艰辛无比,但长远看受益无穷。

经过诸多岁月的磨砺,我们这一代人逐渐成形,但同时发现父母这一代人的观念开始悄然变化。他们在社会洪流中迫于生活压力,开始逐渐妥协,并慢慢认同他们对孩子的教导则变成:要搞好关系,特别要处理好与领导的关系,别吃亏,少管闲事。

从父母的亲情角度看,这样教导孩子没错。从孩子的现实利益看,这样遵守也没错。但是,社会

总是在进步,在转型。当年社会关系风盛行,靠关系能摆平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父辈在教导我们要讲规矩;目前社会越来越趋向于规则时代,潜规则带来的破坏作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被人们诟病,显规则越来越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法治、民主、诚信等正式写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的时代,本应是规则、开明社会的福音,父辈们却又开始教导我们要奉行关系和机会主义。社会两番巨变,他们的教导正好卡在错误的节点上。这是他们这一代人对社会的茫然,也是很多人对社会的误解、错判、疑问之根源。

我始终认为,今后社会必将是阳光规则时代。规则是维系人关系社会的巨大魔力。这个时候,他们对孩子的教导则变成:要搞好关系,特别要处理好与领导的关系,别吃亏,少管闲事。从父母的亲情角度看,这样教导孩子没错。从孩子的现实利益看,这样遵守也没错。但是,社会

题的根本,首先应该是以己任为天下,每个人都遵从规则、守住规则、执行规则,而且要身体力行。只有这样,社会才有希望。

这个社会会好吗?熊培云在书中提出了另一个可能:“先问你要去哪里,而不是时代去哪里,国家去哪里,世界去哪里。你需要一个怎样的时代,你就处于怎样的时代。你热爱怎样的国家,你便拥有怎样的国家。”决定权其实在每个社会成员自己手里。面对社会不公,很多人只剩下抱怨、怀疑、随波逐流,一面痛骂一面同流合污,那有何意义?关键是做好你自己。你做不到改变社会的伟大人物华盛顿,你还可以做积极争取权利的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你做不到马丁·路德·金,你还可以做一个为他们鼓掌的人。

这个社会会好吗?别怀疑,别抱怨,别退缩,先做好自己。每个人都先做好自己,每个人都懂得尊重真正的规则,这个社会自然会发生改变。

【历史读本】

一段不应忘记的历史

□刘双全

2012年的盛夏,正是吐鲁番的葡萄挂满藤架的时节,我见到山东德州老家来的几位不速之客,带队的是中共德州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办公室主任、政研室主任陈璞平同志。一番交谈之后,方知他们是为了采访山东渤海军区教导旅战史而来。60多年过去了,其间也曾几次回鲁省亲,受到了家乡党政领导和父老乡亲的热情接待,但真正知道我是在战争年代一路苦战打进新疆的人并不多,尤其是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几乎已经无从知晓那段血与火的历史,甚至连我自己的脑海中也都渐渐模糊了远去的硝烟战火。始料不及的是,几个年轻人却不远万里,沿着渤海军区教导旅的踪迹来到天山脚下。这使我的内心一阵阵激动,残酷的战争场景再次浮现,尘封已久的记忆如开闸的洪水涌上心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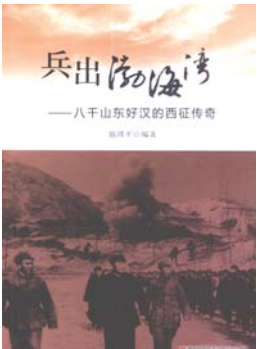
山东渤海军区教导旅是由山东渤海老区翻身农民整建制组建的一支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上唯一一支从祖国版图的最东头打到最西头的铁军。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中央军委“扩大部队,应付内战”的需要,党中央、毛主席委派张仲翰、曾涤等首长率领第359旅和晋绥军区的321名干部,从陕北延安来到山东渤海革命老区组建新军,在山东军区陈毅司令员和山东各级党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短短几个月就完成招兵任务,正式成立了山东渤海军区教导旅。全旅总兵力为1.1万人,其中2/3来自德州地区,半数以上是我的老家宁津县人,另有少量兵源来自滨州地区的惠民县及济南市的商河县(当时也隶属德州)。我那时年仅18岁,又是独生子,按政策可以不去当兵,但因为村里担任村长兼民兵连长,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毅然带领全村基干民兵参加了队伍。1947年10月,教导旅在渤海区根据地经过半年军事训练,由山东德州庆云县开拔西进。11月,部队到达河北省武安县,改编成西北野战军王震将军所属的第2纵队独立第6旅,后又改编为第1野战军第2军步兵第6师。至今我还记得,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在武汉部队交接仪式上对我们慷慨激昂地说:“山东自古出好汉,你们渤海军区教导旅就是今天天下的山东好汉。从今天起,我把你们交给王震将军,由他率领你们到西北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从此以后,这支清一色由鲁西北翻身农民组成的新军,在王震将军的指挥下,兵出渤海湾,浴血大西北,铁流万里,历尽艰辛,先后参加了运安、宜瓦、荔北、陕中等十大战役,相继解放了安邑、咸阳、天水等16座城市,于1949年底西出嘉峪

关,跨越死亡沙漠,翻越祁连雪山,抵达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简称“巴州”)。后来这支部队根据党中央的需要,又整建制转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2师,投入屯垦戍边的伟大事业之中,为保卫新疆、建设新疆作出了重要贡献。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当年我们这帮从鲁西北黄土地上走出来的农民儿子,大字不识一个,又没有很高的思想觉悟,是抱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胜利果实”、“打完老蒋就回家”的朴素念头踏上西征之路的。然而,谁也不曾想到,回家的路竟是那样的遥远,那样的漫长,那样的渺茫。半数战友血洒疆场、为国捐躯;另一半战友西出阳关,屯垦戍边,“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工作繁忙等原因,许多人这一辈子就再也回不到山东老家,更不用讲为父母养老送终,在心头上留下了无数难以弥补的遗憾。

夕阳如血,沧海桑田。一个甲子已过,世间换了天地,新疆变了模样。像我们这样的老兵,饱受了战场上“生与死”的考验,走过了解放后“去与留”的洗礼,经历了“文革”中“兵与民”的迷茫,太多的惨烈与悲壮,太多的豪情与凄凉,太多的无奈与彷徨,让我们对昔日血洒疆场的战友倍加怀念,对今天的幸福生活倍加珍惜,对未来国家的繁荣富强倍加自信。那场战争幸存下来的老兵本来就不多,目前仍然健在的更是年事已高,少之又少。“鸟近黄昏皆绕树,人当岁暮定思乡。”我们这些远离家乡数千里、几十年的老山东,看到家乡人仍然惦记着我们,仍在追溯这段曾经记载着我们光荣与梦想的历史,真是非常感动。

(本文为《兵出渤海湾》一书序言,作者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司令员)



《兵出渤海湾》
陈璞平编 著
青岛出版社

【编辑在读】

本期登场:张莹



《了不起的盖茨比》
菲茨杰拉德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因为莱昂纳多,看了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同名小说也就理所当然地收入囊中。多金又痴情的男神不管多么庸俗,都不让人讨厌;暴发户盖茨比为了5年前坚定不移的深情,把家安在了前女友的对岸,夜夜笙歌,只为某天那个女人的回眸。这样的角色让莱昂纳多去演,虽有用力过猛之嫌,但那款款深情也不负影迷的厚爱。而小说中的盖茨比却深陷在美国“爵士时代”社会腐败、信念沦丧的悲剧中:前女友开车撞死人,她的丈夫栽赃盖茨比,盖茨比却始终相信对岸前女友家那盏绿色的灯,空守着一份无望的感情,终死于车祸女人丈夫的枪口下。唏嘘之余,是这伪善的社会,成就了盖茨比的了不起。

《浮生六记》
沈复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这本书是偶然在老爸的书橱中发现的,闲来翻阅,竟然颇为有趣。内中夫妻,家道中落,贫困潦倒,却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芸娘用纱布包上粗茶,太阳落后,拣一朵将开未开的荷花,扒开莲瓣,茶叶放进,用细线重新捆好。第二天露水将息,朝霞未起,再将茶叶包拿出。如此三天,粗劣的叶子竟能喝出清爽的荷香。百年前的夫妻,过出这样的生活品质,发现原来品质和富裕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

百年前落魄文人的生活笔记,读来恍若当下,一点没有割离感,幸福都是仿若,而看他们,很容易做出判断:和“布衣菜饭,可乐终身”比,一切都是浮云!与年轻编辑聊起这本书来,她也不由感叹:古代恩爱夫妻举案齐眉,今人则举个IPAD。

《家人们》
黄蓓佳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家人们》是近年来还算不错的一部小说,它没有网络文学的鲜明卖点,而是中规中矩地讲了一个伤痕故事——有时候,家人的伤害,更让你冷到骨子里。年轻女孩被权力叔叔觊觎,在那个年代,“跟一个女人的容貌比,出身问题实在算不得什么”的想法,注定是一个悲剧的开始。权力让女孩错过了可以与她谈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青年教师,酿成女主角到死都不能释怀的人生。

没有一个坏人,都是家人般的血泪相融,却拧吧得彼此折磨。总算结局给了个小惊喜:罗想农收到乔麦子的彩信,竟然是一张酷肖自己的年轻单纯的脸……嘻嘻,别恨我剧透了哈。

(作者为本报文娱新闻中心记者)

【书与人生】

那个被书

喂饱的暑假

□刘荣哲(铁路职工)

1976年7月,我小学毕业,暑假期间,正在搞徐州枢纽建设的父亲带我到徐州度假。父亲白天要上班,去工地,我除了捞捞鱼虫喂喂金鱼,大多数时间闲得无聊。父亲的桌上放着几本书,没事我就翻看。那些书都不厚,封面是白色的,现在印象很深的,有《呐喊》、《彷徨》、《朝花夕拾》、《且介亭杂文》、《而已集》、《二心集》、《三闲集》等,都是鲁迅的著作。13岁的孩子能懂什么?没有什么阅读目的,囫圇吞枣地读,纯粹为了打发时间。

因为只有这几本书,每本书都读了好多遍。《药》和《祝福》等小说的氛围,让我觉得阴森森的。记住了祥林嫂、阿Q这怪怪的名字。杂文中尖刻的语言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天晚饭后,父亲说:施工队有个图书室,可以借书。

徐州枢纽工程施工队驻地是一个院子,里面建了几排简易的平房。最里边那排平房,有一间七八平方米的小屋,一只白炽灯发着昏黄的光,横着竖着摆了几个书柜,满满的书快要把书柜压塌了。

这么多书我都能随便看?我很惊讶。

负责管理图书的是个弓着背的老人,戴着大眼镜,很和蔼。

你喜欢看什么书?他问。故事的,我说。

不知哪本好,哪本不好,也不知先看哪本,后看哪本。先借了几本,看完还上,再借几本。从那天开始,差不多整个白天都用在读书上,整个人被文字牵着走。坐着读累了,就趴在床上读,床上趴累了,就到阳台骑在红色条凳上读。连鱼虫也不愿意去捞了。真读了不少。现在记得的,有《煤城怒火》、《沸腾的群山》、《欧阳海之歌》等,都是革命斗争和英雄题材的长篇小说,厚厚的。现在记不得情节了,却记得每本书的文气。

我上小学的时候,正是“文革”末期。没听说过电视,家里只有收音机。我喜欢读点什么,但当时可读的,除了《毛主席语录》,就是母亲给买的十几本连环画,还有大哥哥给买的三四本儿童小说。翻来覆去地看,有的书皮都翻烂了。而这个暑假,在徐州邂逅了那么多书,真是很幸运很奢侈的事。

五六年后,我热爱上了文学,想写书,家长奇怪,我也奇怪。为了写书,我办了4个借书证:省图书馆的,济南市图书馆的,济南第二文化宫图书馆的,济南铁路文化宫图书馆的,每个月都要跑一圈,还书,借书。现在想想,跟1976年那个暑假读了那么多书应该不无关系。我的作品发表后,许多人都说我深受鲁迅的影响,追根溯源,也能追到那个暑假。灵魂原是块荒野,种上什么,就长什么。囫圇吞下的枣,知其味也罢,不知其味也罢,都由胃去消化去吸收了。孩提时代的影响,伴随终生。

现在想,如果当年父亲桌上没有那几本鲁迅的书,施工队没有那个小小的图书馆,我跟读书还有没有缘?又想,如果当时父亲有更多的好书,图书馆里有更多的好书,那会更幸运。再想,如果当时有电视可看,有电脑可玩,就算父亲和施工队有许多藏书,我会不会去读,还真不好说。

一本书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一本书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沉静的阅读在今天已经越来越难得,然而只有阅读才能滋养我们的心灵。

喜欢一本书,或者喜欢许多本书,只要发自内心,只要曾经有所感有所悟,不论当下的新书还是过去的经典,都可以写出来与大家分享。篇幅无需太长,言简意赅千字文足矣。

投稿邮箱:qlbook@163.com